



孙民 著

玄坡賦譯注

巴蜀書社

孙民

左坡賦譯注

巴蜀書社

(川)新登字008号

责任编辑：李卫红

封面设计：梅定开

东坡赋译注

孙 民 著

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 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  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5.75 插页1 字数120千  
1995年5月第一版

1995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690册

ISBN 7-80523-640-2/I·254 定价：6.00元

## 前言

我接触苏轼的赋是从那篇《赤壁赋》开始的。读后，一位潇洒脱俗的诗人形象便深印在我的心上。我很想系统地研读他全部的赋作，但限于当时的条件，此愿一直未能实现。

一九八三年我加入了中国苏轼学会。为参加第四届苏轼研讨会，我选了苏轼的赋作为赴会论文的题目。一九八五年的暑假，我从图书馆抱回一部线装本的《苏文忠公集》开始读起来。我发现，苏赋不多，仅二十七篇，但要真正读懂，却决非易事。这不仅因为赋中有的文字艰深，也不仅是用了一些生僻的典故，更主要是由于作者生活经历的沉浮动荡，形成赋中种种复杂的心态和独特的思想，这却不易为今天的读者所觉察，所理解。于是，我决心下一番笨功夫，即在弄清各篇作品背景后，抄原著，作注释，译全文，以期窥探内中的精义。那时，我家住在低矮阴暗的简易房中，夏天潮得地上渗水，冬天冷得屋里结冰，但我伏案攻读苏赋，心与古人悠游，自有其乐。赋是一种美文。汉朝作家用她讽谏，魏晋人士用她抒情，唐代举子用她科举，虽然他们极尽铺采摘文、雕章琢句之能事，但透过语词的珠林，却也不难发现

作者的用意。但在晤诵苏赋，我却常有另种感受：满纸绮丽追求的却是清欢，嬉笑怒骂隐藏的正是严肃，风光世态之象无不宣示深妙的哲理，挟雷夹电之文凝定着一个安祥的灵魂！我每完成一篇总是既欣喜而又不满足。欣喜的是，我在作品中隐约地发现了作者那活泼泼的心迹；不满足的是，这心迹我又表述不准，道不着痒处。这种心情，形象一点说，很像《诗经·蒹葭》一诗的作者在追求他那位“伊人”，任你怎么寻找，她总是“宛在水中央”，只能让你远望而无法接近。我以为苏赋中的精义便是这样一位“伊人”。她令我不知疲倦地孜孜以求，在一年的时间里，我注译了全部的苏赋。在此基础上，又撰写了两篇论文（见书后的附录）。

坦白地说，这本小书只能算是个人的学习成果，算不得一本专著。因为我既无深厚的学力准确地注释苏赋的难点，也无生花妙笔传达苏文的风彩，何况当时有关的资料又很短缺（如孔凡礼先生点校的《苏轼文集》尚未出版）。本书存在的问题一定不少，敬祈各位读者赐教。在学术天地中，我深知除了巨厦广殿，还有砖石泥土以供所需。这本小书便是这样的瓦石，她期待着能为读者所用，以助更有力的苏学大作问世！

孙 民

一九九三年春节后于“思斋”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前言.....             | ( 1 )  |
| 滢潏堆赋.....           | ( 1 )  |
| 屈原庙赋.....           | ( 5 )  |
| 昆阳城赋.....           | ( 10 ) |
| 服胡麻赋.....           | ( 14 ) |
| 后杞菊赋 附陆龟蒙《杞菊赋》..... | ( 18 ) |
| 酒隐赋.....            | ( 23 ) |
| 赤壁赋.....            | ( 29 ) |
| 后赤壁赋.....           | ( 35 ) |
| 快哉此风赋.....          | ( 39 ) |
| 明君可以为忠言赋.....       | ( 42 ) |
| 老饕赋.....            | ( 48 ) |
| 黠鼠赋.....            | ( 52 ) |
| 通其变使民不倦赋.....       | ( 56 ) |
| 三法求民情赋.....         | ( 62 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六事廉为本赋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| ( 69 )  |
| 延和殿奏新乐赋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( 75 )  |
| 复改科赋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| ( 83 )  |
| 洞庭春色赋 附《洞庭春色》并引·····         | ( 92 )  |
| 秋阳赋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98 )  |
| 中山松醪赋 附《记酿酒》、《书松醪赋后》·····    | ( 104 ) |
| 酒子赋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110 ) |
| 菜羹赋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114 ) |
| 天庆观乳泉赋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| ( 119 ) |
| 沉香山子赋 附苏辙《和子瞻沉香山子赋一首》并引····· | ( 124 ) |
| 浊醪有妙理赋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| ( 129 ) |
| 飓风赋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| ( 137 ) |

## 附录一

|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孤松赋·····  | ( 144 ) |
| 思子台赋····· | ( 145 ) |

## 附录二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论苏轼赋中的“士的意识”····· | ( 147 ) |
| 试论苏轼赋的形象特征·····   | ( 164 ) |

## 泮谿顶堆赋<sup>〔1〕</sup>并叙

世以瞿塘峡口滄瀨堆为天下之至险<sup>〔2〕</sup>，凡覆舟者，皆归咎于此石<sup>〔3〕</sup>。以余观之，盖有功于斯人者<sup>〔4〕</sup>。夫蜀江会百水而至于夔<sup>〔5〕</sup>，弥漫浩汗<sup>〔6〕</sup>，横放于大野<sup>〔7〕</sup>，而峡之大小，曾不及其十一<sup>〔8〕</sup>。苟先无以齟齬于其间<sup>〔9〕</sup>，则江之远来，奔腾迅快，尽锐于瞿塘之口，则其险悍可畏<sup>〔10〕</sup>，当不啻于今耳<sup>〔11〕</sup>。因为之赋，以待好事者试观而思之<sup>〔12〕</sup>。

天下之至信者<sup>〔13〕</sup>，唯水而已。江河之大与海之深，而可以意揣<sup>〔14〕</sup>。唯其不自为形，而因物以赋形，是故千变万化而有必然之理。掀腾勃怒<sup>〔15〕</sup>，万夫不敢前兮，宛然听命<sup>〔16〕</sup>，惟圣人之所使。

予泊舟乎瞿塘之口，而观乎滄瀨之崔嵬<sup>〔17〕</sup>，然后知其所以开峡而不去者，固有以也<sup>〔18〕</sup>。蜀江远来兮，浩漫漫之平沙<sup>〔19〕</sup>，行千里而未尝齟齬兮，其意骄逞而不可摧<sup>〔20〕</sup>。忽峡口之逼窄兮<sup>〔21〕</sup>，纳万顷于一杯。方其未知有峡也，而战乎滄瀨之下。喧阗震掉<sup>〔22〕</sup>，尽力以与石斗，勃乎若万骑之西来<sup>〔23〕</sup>。忽孤城之当道，钩援临冲<sup>〔24〕</sup>，毕至于其下兮，城坚而不可取。矢尽剑折兮，

迤迤循城而东去<sup>〔25〕</sup>。于是滔滔汨汨<sup>〔26〕</sup>，相与入峡，安行而不敢怒。

嗟夫<sup>〔27〕</sup>，物固有以安而生变兮，亦有以用危而求安。得吾说而推之兮，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<sup>〔28〕</sup>。

〔1〕嘉祐四年（1059）苏轼侍父偕弟自蜀舟行，出三峡，适京师，此赋当作于此时。滟（yàn艳）滩（yū预）堆：礁石名，位于四川奉节县瞿塘峡口。石长40米，宽15米，夏秋没于水中，冬春出水面20余米。1958年被炸掉。〔2〕至险：最为险要。〔3〕归咎（jiù就）：归罪。〔4〕斯人：指滟滩堆。〔5〕蜀江：指长江在蜀地的各支流。夔（kuí葵）：夔州，今四川奉节一带。〔6〕浩汗：同“浩瀚”，水大的样子。〔7〕横（hèng去声）放：形容水流溢四出的样子。〔8〕曾（zēng增）：竟。十一：十分之一。〔9〕齟（jǔ举）齬（yǔ羽）：本意为牙齿上下不相配合，此指江水与峡口冲突。〔10〕险悍：险峻急暴的水势。〔11〕不啻（chì赤）：不仅。〔12〕好事者：感兴趣的人。〔13〕至信：最为诚挚可信。〔14〕意揣（chuǎi上声）：用心去估量。〔15〕勃怒：大怒，此形容水势咆哮。〔16〕宛然：让避之貌。〔17〕崔嵬（wéi维）：高险的样子。〔18〕固有以也：本来是有原因的。固：本来，当然。以：理由，原故。〔19〕平沙：平坦的沙地，此指江两岸的平旷。〔20〕骄逞：任性所为。〔21〕逼窄：狭窄。〔22〕喧豗（huī辉）：水的喧啸声。震掉：震摇。〔23〕勃：昂扬奋发之态。〔24〕钩援：古代攻城工具。一说为“云梯”，一说为八寸长的飞钩。临冲：面临要道。〔25〕迤（yǐ椅）迤（lǐ里）：曲折连绵之状。〔26〕滔滔：水稳流的样子。汨（gǔ股）汨：水流声。〔27〕嗟夫：叹词。〔28〕物理：事物之理。

## 译 文

人们都认为瞿塘峡口的滟滩堆是天下最危险的地方。凡是翻了船的，都怨这块江中礁石不好。以我看来，这“人”立了大功呢。蜀地这段长江汇合了百条水流，聚

集夔州，大水汪洋浩瀚，在广阔的原野上横流。可是瞿塘峡口的宽度竟不及江面的十分之一。如果不是江水在峡中先被阻挡一下的话，那么远方奔来的大江，腾跃迅急，直冲峡口，那凶猛的江流之可怕，决非今天这个样子。因此我把它写成赋，给感兴趣的人看看，以助其思考。

天下最诚实可信的，怕唯有水了。江河的悠长，大海的深广，都是可以意会到的。正因为水本身没有形状，它是根据所在的物定形，所以变化无穷，但其中有必然之理。大水腾跃狂怒，众人不敢靠前，一个个退而回避，听天由命，毫无办法，只等圣人前来指挥利用。

我在瞿塘口停下船，观望那滟滪堆的高险，才明白江水至此不能迅急通过本是有原因的。蜀江自远方而来，来自那无边的平旷之地，流经千里而未受任何阻拦，其势骄横放肆不可抵挡。忽然峡口变得狭窄，窄到如同一个杯子要吸纳这万顷大水。江水不知有峡口在此，于是在滟滪堆下开起战来。呼叫着，摇撼着，尽全力与礁石搏斗。从西方昂扬地驰来万队骑兵，忽见孤城挡路，便扬起钩枪，冲向要道，齐聚巨石之下。城池坚而不摧，箭射尽了，剑也折了，便曲折连绵地沿城边流向东去。于是稳稳地、哗哗地汇流峡中，乖乖地前行，再也不敢发怒了。

啊，人世间的事，当然有因为贪图安逸而发生变质的，但也有利用危难而求得安生的。拿我的这种说法推而广之，便足以得知事物固有的哲理。

## ·说 明

这篇赋是苏轼早年的作品。滟滪堆本为“天下之至险”，凡

是经过此处者，无不为其覆舟的水势所震慑。文人骚客得其灵感者，也无非慨叹“五月不可触，猿声天上哀”（李白《长干行》）而已。但年轻的苏轼却以明慧的目光审视这“险悍可畏”江水的来龙去脉；给予独特的评价，“有功于斯人者”；得出有益的结论，“用危而求安”。可见，苏轼初踏写作之路，便有意去发现物之理，并加以表现。这一点，几乎贯串了他此后所创作各类作品中，亦即理趣横生。

为表现这种理趣，作者所采用的手法也极具创造性。礁石下的狂怒的江水，这是赋极好的题材，正可让赋家驰骋铺叙之笔，尽其描绘夸张之能事。但苏轼却避易就难，发挥丰富的想象力，以“万骑攻城”之比，将狂涛过峡口写得有声有势，颇富戏剧性。这种以人间战事比石水相击的笔法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。

结尾的议论似乎突兀了些，未能尽收水到渠成之效。这点不足，在此后的赋作中得到了救正。

## 屈原庙赋<sup>[1]</sup>

浮扁舟以适楚兮<sup>[2]</sup>，过屈原之遗宫<sup>[3]</sup>。览江上之重山兮，  
曰惟子之故乡<sup>[4]</sup>。伊昔放逐兮<sup>[5]</sup>，渡江涛而南迁<sup>[6]</sup>。去家千里  
兮，生无所归而死无以为坟。悲夫，人固有一死兮，处死之为  
难<sup>[7]</sup>。徘徊江上欲去而未决兮，俯千仞之惊湍<sup>[8]</sup>。赋《怀沙》  
以自伤兮<sup>[9]</sup>，嗟子独何以为心。忽终章之惨烈兮<sup>[10]</sup>，逝将去此  
而沉吟<sup>[11]</sup>。

“吾岂不能高举而远游兮<sup>[12]</sup>，又岂不能退默而深居<sup>[13]</sup>？独  
嗷嗷其怨慕兮<sup>[14]</sup>，恐君臣之愈疏<sup>[15]</sup>。生不能力争而强谏兮<sup>[16]</sup>，  
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<sup>[17]</sup>。苟宗国之颠覆兮<sup>[18]</sup>，吾亦独何爱于久  
生？托江神以告冤兮<sup>[19]</sup>，冯夷教之以上诉<sup>[20]</sup>。历九关而见帝  
兮<sup>[20]</sup>，帝亦悲伤而不能救。怀瑾佩兰而无所归兮<sup>[22]</sup>，独茕茕乎  
中浦<sup>[23]</sup>。”

峡山高兮崔嵬<sup>[27]</sup>，故居废兮行人哀。子孙散兮安在？况复  
见兮高台<sup>[25]</sup>。自子之逝兮千载兮，世愈狭而难存<sup>[26]</sup>。贤者畏乱  
而改度兮<sup>[27]</sup>，随俗变化，斫方以为圆<sup>[28]</sup>。龟勉于乱世而不能去  
兮<sup>[29]</sup>，又或为之臣佐<sup>[30]</sup>。变丹青于玉莹兮<sup>[31]</sup>，彼乃谓子为非  
智。

“惟高节之不可以企及兮<sup>[32]</sup>，宜夫人之不吾与<sup>[33]</sup>。违国去

俗死而不顾兮<sup>〔34〕</sup>，岂不足以免于后世”？

呜呼！君子之道岂必全兮，全身远害亦或然兮<sup>〔35〕</sup>。嗟子区区<sup>〔36〕</sup>，独为其难兮。虽不适中<sup>〔37〕</sup>，要以为贤兮<sup>〔38〕</sup>。夫我何悲？子所安兮。

〔1〕此篇当与前赋作于同年稍后。屈原庙建在湖北秭归县，三苏出峡过鄂，曾在此停留。〔2〕扁（piān偏）舟：小舟。适楚：到楚地。楚：相当今之湖北。〔3〕遗宫：指屈原生前住过的宅子。〔4〕曰惟：句首助词。〔5〕伊：助词。放逐：屈原两次被放逐，第一次约在怀王二十五年左右，地点是汉北一带；第二次是在顷襄王十三年左右，被放逐江南一带。〔6〕南迁：即指由汉北移江南。〔7〕处死：处理死的方式。〔8〕仞（rèn认）：古代长度单位，一仞等于八尺。惊湍（tuān团平声）：惊人的急流。〔9〕《怀沙》：屈原《九章》组诗中的一篇。一般认为这是作者的绝命词。所谓“怀沙”，是说怀抱着沙石而自沉。诗中有“知死不可让，愿勿爱兮”的句子，故可知他已抱有必死之决心。〔10〕终章：结尾，屈原每首诗后都有一段“乱曰”，这“乱曰”便是结尾。惨烈：伤痛之极。现将“终章”节选如下：“浩浩沅湘，分流汨兮。修路幽蔽，道远忽兮。怀质抱情，独无匹兮。伯乐既没，骥焉程兮！民生禀命，各有所错兮。定心广志，余何所畏惧兮。曾伤爰哀，永叹喟兮。世溷浊莫吾知兮，人心不可谓兮。知死不可让，愿勿爱兮。明告君子，吾将以为类兮。”〔11〕逝：发语词。去此：指离开这个人间。沉吟：沉默。〔12〕高举：远走高飞。〔13〕退默：引退隐居。〔14〕嗷（áo）嗷：诉苦之音。怨慕：埋怨自己不被信任而又羡慕被信任的一种复杂情感。典出《孟子》：“万章问曰：‘舜往于田，号泣于旻天，何为其号泣也？’孟子曰：‘怨慕也’”。〔15〕愈疏：日益疏远。〔16〕强谏：无所畏惧地提出意见。〔17〕犹：尚且，还是。冀：希望。感发：感动、启发。改行（háng杭）：改正行为。〔18〕宗国：祖国。〔19〕江神：长江之神。传说天帝之二女而处江为神。屈原《九歌》中称为湘君、湘夫人。〔20〕冯（píng凭）夷：传说黄河之神，即河伯。〔21〕历九关：经过天门九重。九

关：又称“九阍”，传说天门有九道，每道皆有神兽把守，用来啄杀上天的凡人。〔22〕瑾：美玉名。兰：香草名。〔23〕茕(qíong穷)茕：孤独忧伤的样子。中浦：水滨。〔24〕崔嵬：高大的样子。〔25〕高台：比喻京城，指楚国都城郢。〔26〕世愈狭：世路越来越狭窄。〔27〕畏讥：害怕讥讽。改度：改变原则。度：法制，制度。〔28〕斫(zhuó浊)：砍。〔29〕黽(mǐn敏)勉：努力。〔30〕臣佐：臣子。〔31〕丹青：本意为两种色彩，后比作绘画。玉莹：玉的光泽。本句取比喻意，意思是将五颜六色的画改成玉般的洁白，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。〔32〕高节：高尚的节操。企及：望而达到。〔33〕宜：应该。不吾与：不与我同类。〔34〕违国：离开祖国。去俗：离开尘世。〔35〕全身远害：躲避迫害，保全自己。然：对。〔36〕区区：内心不开朗。〔37〕适中：正好，适当。〔38〕要：总括。

## 译 文

小船顺流来到楚地，路过屈原生活过的遗址。望长江岸边重重山岭，这便是你的故乡。当年你被放逐，渡过长江的波涛而南下。离开家遥遥千里，生前没有归宿，死后也没有坟丘。悲哀啊！人当然都有一死，但决定死的方式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你在江边徘徊，想离开人间而拿不定主意，只是俯视那江中惊人的千丈波澜。你写下《怀沙》一诗抒发悲伤之情，令人叹息你孤独的心怎么能忍受得了。突然在结尾时悲情达到了顶点，决定要一死而沉默永远。

“难道我不能远走高飞去国外游历？难道我不能急流勇退，洁身隐居？人要独自哀诉不幸以求亲近，恐怕君王、大臣反要更加疏离。活着时不能竭力争辩，直言意见，死后还是希望君臣能因我的一死，受到感动、启发，以改正他们的妄言邪行。若是祖国已被灭掉，我又怎愿独自长久活下去。我要拜托长江之神代我伸冤，可黄河之神却指示我上诉。我连闯九道天门去见上帝，上

帝只能同情而不能救助。怀揣美玉，身佩香草却无处可去，只能孤独地在水滨发愁。”

江两岸的丛山又高又大，屈原的故居荒废，行人为之哀伤。屈氏的后代何在？何况我又望见了楚国的郢都！自从你离开人世千年，人间的道路更加狭窄难行。贤良的人们害怕讥讽已改变了作人的准则，随波逐流，弃方就圆。在乱世中挣扎而舍不得抛弃人间，有的竟做了大臣。你想把一幅脏画改成玉的洁白，人们就说你太不明智。

“只有高尚的节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，那些人当然与我不是同类。告别祖国，抛弃人世，死无牵挂，难道不足以免去后世的非议？”

啊，君子之道非得保持周全？留得生命，远离祸害，也许理所当然。可悲的是你内心太执守一道，独自坚持多么艰难！虽然你的做法有些激烈，但终究还是高尚的！那么对此我还悲伤什么？你的灵魂安息吧！

## 说明

这篇赋是苏轼二十四岁所作。作者以敬仰的心情与千年前的屈原灵魂对话，赞颂了这位爱国者的高尚节操。

作者的对话中有两点看法颇值得注意。一是他对人生的悲观。他认为尽管历史上有屈原这样的精神和气节，但一代一代世风日下，人品沦丧，“贤者畏讥而改度兮，随俗变化斫方以为圆”。在这悲哀中，隐含着作者的孤独与清高。也许正是这种具有悲剧意味的“人世间”，使他一开始就厌弃“汲汲强奔走”的仕宦生涯，而追求“万人如海一身藏”的生活方式。二是他对屈原的以死相谏的做法持有异议。在他看来，“君子之道岂必全

兮，全身远害亦或然兮”。这就是说，作一位高尚的君子，何必要自绝于人间！或者说，在这“乱世”间，完美的君子极难生存。况且“君子之道”正该在生存过程中逐渐加以实践。所以他认为屈原的心胸未免“区区”，即太执著，太激烈。但他又不能不承认这种做法的“贤”，以及给他的感动。由此可见，此时的苏轼对生命的意义和人生之路还处在探索之中。但无论怎么说，作为一个年轻人敢于和一位历史的伟人对话，足见气度超人，胸襟不凡。

## 昆阳城赋<sup>〔1〕</sup>

淡平野之霭霭<sup>〔2〕</sup>，忽孤城之如块<sup>〔3〕</sup>。风吹沙以苍莽<sup>〔4〕</sup>，怅楼櫓之安在<sup>〔5〕</sup>？横门豁以四达<sup>〔6〕</sup>，故道宛其未改<sup>〔7〕</sup>。彼野人之何知<sup>〔8〕</sup>，方伛偻而畦菜<sup>〔9〕</sup>。

嗟夫，昆阳一战，屠百万于斯须<sup>〔10〕</sup>，旷千古而一快<sup>〔11〕</sup>。想寻、邑之来阵<sup>〔12〕</sup>，兀若驱云而拥海<sup>〔13〕</sup>。猛士扶轮以蒙茸<sup>〔14〕</sup>，虎豹杂沓而横溃<sup>〔15〕</sup>。罄天下于一战<sup>〔16〕</sup>，谓此举之不再。方其乞降而未获<sup>〔17〕</sup>，固已变色而惊悔。忽千骑之独出，犯初锋于未艾<sup>〔18〕</sup>。始凭轼而大笑<sup>〔19〕</sup>，旋弃鼓而投械<sup>〔20〕</sup>。纷纷藉藉死于沟壑者<sup>〔21〕</sup>，不知其何人。或金章而玉佩<sup>〔22〕</sup>，彼狂童之僭窃<sup>〔23〕</sup>，盖已旋踵而将败<sup>〔24〕</sup>。岂豪杰之能得，尽市井之无赖<sup>〔25〕</sup>。贡符献瑞一朝而成群兮<sup>〔26〕</sup>，纷就死之何怪？

独悲伤于严生兮<sup>〔27〕</sup>，怀长才而自浼<sup>〔28〕</sup>。岂不知其必丧<sup>〔29〕</sup>，独徘徊其安待？过故城而一吊，增志士之永慨<sup>〔30〕</sup>。

〔1〕嘉祐五年（1060年）正月苏轼举家自荆州陆行赴京，路经河南作。  
昆阳：古县名，即今河南叶县一带。公元23年，王莽派王邑、王寻率兵数十万围攻当时刘秀占据的昆阳城。刘秀勇敢迎击，以极少兵力战胜了王莽的主力部队，王莽的新朝就此转向崩溃。〔2〕霭霭：云浓密暗淡的天色。〔3〕忽：模糊不清。块：孤零零的样子。〔4〕苍莽：灰暗无际。〔5〕怅：心有不满而